茶餘客話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茶餘客話目錄

卷一

君臣壽考
楮窗圖
張湘曉訓子書
拙政園之盛衰
子平奇驗
春聯
淺語有味
張照左手書
贈徐乾學聯
贈徐仲山聯
贈王文簡聯
贈高江村詩
勵文恪子孫科第之盛
吟詩寫字之敏捷
嘲謀學差
嘲求薦鴻博
田山薑
紅橋倡和詩
入相之早
大臣愛才
儒臣賜第
張文端養心法
尤西堂自營生壙
高念東作詩之敏捷
萬錢同修明史
馬章民時藝
長生殿傳奇
闢禁屠祈雨之謬說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吳梅村晚年得子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絕好宋詩
葉馭菴行步如乃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5027B

3204.6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史閣部後嗣
霍程之任俠
薺棻孟嘗君
朱竹垞詠史詩

卷二

內閣大庫
大學士加殿閣銜之歷史
中書入閣觀書
皇史宬
京官前後輩禮數之嚴
翰林稱謂變遷三則
辦事翰林
迭掌文衡
科名盛事
對策不合體制
科目得人之盛
胡稚威齊次風俱中副車
同考房運盛衰
重赴鹿鳴
各省會試中式人數
館選額數無定
鄉會試副榜源流
徐文敬逸事
狀元宰相之難
文字遇合之奇
翰林稱謂變遷
告身文字

卷三

長安耆舊
人才月旦
場屋元燈
胡天遊爲聲氣所累
記扶乩二則
顧棟高彈精經學
春和園之命意
古人同姓名錄
古人不經見之名字

謝莊名子
老泉非老蘇號
傳名之奴婢
事物異名
蟂蟣祠聯
李穆堂持論之偏
迦陵塡詞圖卷題詠
張南華吟詩之敏捷
前人選詩文集之愼重
酒人巨量
沈端恪逸事
詠在館庶常
科名得失有定
嘲京官

卷四

順康朝大臣體制
女媧爲女像之異說
日者推算神運
于墳祈夢之靈驗
讖語成讖
宦途夢境
狐戲客人
馬提督晚節
異鳥
趙廣文爲金華將軍所戲
梁學博遇術士
齊召南一生三夢
龍泉連遇仙
京師宴席重鹿尾
名流疏於韻學
收拾詩材之法
詩見性情
狀元宰相語
文人好名
毛西河妄議杜甫早朝詩
考場題壁詩
詠風鳶詩優劣
著書體例必有所本

上海圖書館藏書

徧投名刺之濫觴
紙價貴賤不同
揭帖
聯語彙志
荒村

卷五

汪顧不薄今人
毛西河引經之不足據
奉齋茹素之謬
計年讀經
五經中人物
古文名篇
志銘體例
月忌謬說
晷景圖之制度
彙志古人闢佛文
鬼神作祟
僧道不必沙汰
山谷名言
閒中清福
傅青主醫術
授讀行醫之害人
著述不宜用奇字僻典
燕玉暖老
飲食衞生法
名人健啖
吳俗好尙

卷六

唐宋詩人第行
避名示敬
秦大士改別號
帝王別號
徐鄰哉更名
桃源驛題壁詩
沈曹金陵懷古詩優劣
王漁洋寄宋商邱詩之用意
寺名集名之奇
坊刻時文原始

制義行遠集
士與士師之別
老儒專心制義
爭南北中卷
舉業家之陋
八宗師考卷選
棊奕繩強記法
傳是樓書目
司書有鬼
藏書攷
刻書考
狀元書法
畏作楷書
南書房寫本十三經
畫家成名之難易
繪畫供奉內廷
畫家別派
故事可入詩畫
名手畫時有利鈍
三刺濫觴
夢中示禍
舉人出路
篋庫人勢利

卷七

通政司無司屬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紫禁城騎馬之制
吳梅村茸城行
范忠貞遇害
徐侯齋之高蹈
李琳枝之風厲
林茂之之清貧
宋文恪善擇壻
汪堯峯性情卞急
文人習氣
陳午亭作六公贊
名人臨終吟詩

魏敏果能薦賢
重師誼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湯文正撫吳政績
張文端恩遇
魚塞漏舟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潘次耕之學行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李湘北薦賢
蔣文肅父子恩遇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方靈皐兩朝聖恩記
朱文端知政體
臨終吟詩

卷八

相士之謬
學圃聽歌詩
衙門外之攩衆
除官氣
骨重羊
火浣布
雞素
記筆三則
朱碧山銀槎
記扇
納蘭侍衛之風趣
犬救主人
是鏡之詭詐
秦氏弟兄多壽
詩人福命之不同
紅豆
因禍得福
力阻開礦
豐臺花事
京城古樹
張南垣父子善壘假山
都門瑣記

卷九
吳雲襄爲九華山僧轉世
玉岑夫人
黃莘田篤於師生之誼
詠煙詩
燕窩
煮熊掌法
江鄉風物
北地葡萄
吃檳榔惡習
非時菜果
貂狐之種類
物類相制
詠絡緯
物類相感
蜂蜜之神妙
中國用糖之始
卷十
記名磁
陽羨名陶錄
一藝成名
物異名
茗飲源流
品酒
酒祀典
杯襯之始
飲酒戒惡習
猜枚
評酒評詩
四書酒令
事物原始
取燈發燭
靠背別名
虎子
使篙張帆
卷十一
楊克一詩畫
龔高士畫之名貴

龔高士墨鍾馗
龔高士女
楊元城山居新話
葉公還金記
李陽冰祠碑之神異
復仇義憤
楊靖碎珠有四善
劉美人簪花樓
張懿簡自警銘
嘉靖三狀元之異
范檟獲盜
勢利婚姻之惡果
老少同榜異夢
夏塗山逸事
淮屋詩
王雷臣晚年信佛
嘲楊維垣
劉孔和爲劉澤淸所害
劉文炤詩
楊太常琴
王漁洋賞識張虞山詩
吳嵩三學陶靖節
張性符著述
顧亭林音學五書之精審
玉漁洋徐健菴推重張力臣

卷十二

陳邱兩家年世誼
靳周二子
潘雪帆
馬西樵說詩
達官受窘於名士
望社大會淮上
艾東鄉賞識吳太淸
星命家謬說
嵇叔子
金道洲答鈕玉樵書
援引孟說之謬
高孝子望親廬圖

同時兩金章
辨物志已逸
文人別號
李吉癸大度
劉六皆篤於友誼
閻潛邱遺書
黃梨洲遺書
卞氏園枯枝牡丹
朱定元因禍得福
鄺梧豪舉
元立上人求父骨歸葬
術數之奇
御製寶玉詩
吳山夫輯山陽耆舊詩
楊幼甓爲盲女演彈詞
陳東巖雅量
紀淮上園亭

茶餘客話卷一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君臣壽考

康熙辛丑元旦。早朝禮畢。同赴內廷獻壽。大學士馬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公頊齡。年八十。松公柱。蕭公永藻。王公掞。張公鵬翮。田大司農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公及貝大宗伯和諾。孫大司馬柱。賴大司寇都。陳大司空元龍。黨總憲阿穎。年皆七十。蔡大宗伯升元。張大司寇廷樞。年六十八。上有壽考之君。下多平格之臣。賡拜一堂。千古佳話。

楮窗圖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楮窗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張湘曉訓子書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爲明史總裁。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拙政園之盛衰

陳海昌之遴。薦吳梅村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比至。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村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園在蘇州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摴蒱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豔如天孫織雲錦。赬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螮蝀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既爲吳逆壻

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瑊玏。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感也。

子平奇驗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即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春聯

憲廟賜張文和廷玉春聯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京官家度歲易桃符。強半書此二語。近日比戶皆然。

淺語有味

王文簡士禎酒次。戲拈絕句。灤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文勤世倌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己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攙菽豆。佐餐少許抹鹽瓜。

張照左手書

張涇南司寇照。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凝厚蘊藉。無一筆呆滯。眞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鵬翀贈詩云。驟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擘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攫右。早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載渾難補。天遣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

贈徐乾學聯

徐東海乾學爲司寇時。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御書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贈徐仲山聯

徐仲山召試歸。益都馮文毅贈聯曰。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冢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躭花讀書不衰。

贈王文簡聯

殷彥來舉慶頌王文簡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游。聞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王文簡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謫官。

贈高江村詩

康熙辛酉。高江村士奇入直禁中。乙卯冬。授詹事府補錄事。一日賦紀恩有空對西風嘆二毛之句。是年三十三歲。上憐。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講。葉文敏方靄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頭一笑時。內府錦襦邀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鈎體。宮女爭吟璧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

勵文恪子孫科第之盛

三殿三門禁扁。勵文恪六十外。以恩貢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皆不合式。人薦書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贈尙書。予諡。子文恭廷儀。強仕入詞館。十年不遷。洊陞刑部尙書。予諡。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

吟詩寫字之敏捷

馮益都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倡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伎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尙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夔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嘲謀學差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澆臺中疏參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村梁詩注。

嘲求薦鴻博

寒村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競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念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爲不學。蓋一時延賞虛聲。及閥閱子弟之鶩者。亦濫無不舉云。

田山薑

田山薑雯。未入翰林。弟霈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于我獨無分云。先是裁推官。改知縣。山薑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嘗嘆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于眉稜。亦且截截諞言。誇清班于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近。搖落於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黜。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饌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末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椽史武夫兩行隊。中間迂腐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在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春秋後語南中行記感春引典誥文心雕龍載其目。是爲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紅橋倡和詩

王漁洋司理揚州。讌遊紅橋詞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芳草舊迷樓。一時傳爲絕調。屬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鄉邱季貞太史象隨爲最。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殘笛畫城秋。紅橋獨自倚揚州。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

入相之早

李高陽文勤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感文端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此後惟蔣文恪溥五十歲大拜。

大臣愛才

王漁洋嘗言李高陽之于曹頌嘉禾。梁正定之于汪蛟門懋麟。馮益都之于陳舍人賡明玉堪。魏柏鄉之于董秀才文友以寧。服膺贊嘆。不啻若自其口出。諸君皆及門士。而

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

儒臣賜第

勵文恪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以諭德。高江村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俱西華門。江村先以詹事主簿賜第。後蔣楊孫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張文端養心法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為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用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饑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昔時急於進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尤西堂自營生壙

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焚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壙官山。自為之誌。搆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詠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高念東作詩之敏捷

高念東少宰珩。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搆。執筆者幾腕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萬錢同修明史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逐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輟。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之才亦曷可少哉。

馬章民時藝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

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與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墮曰。李嶠眞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長生殿傳奇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大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劾。

闢禁屠祈雨之謬說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爲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達。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輦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爲宰相。徜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也。

吳梅村晚年得子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佛然。後戊辰暻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

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釚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味。蠻徼織弓衣。指此。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徐立齋登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菴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健菴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愼行入館。揆愷功敍掌院。揆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韓慕廬宗伯菼。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以第一人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爲尙書。寧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絕好宋詩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旣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班題其集云。鴛吐五采。雙雙玉童。樹發寶蓋。清談梵宮。言絕好宋詩也。

葉訒菴行步如乃字

葉訒菴司寇。晚年駘背。行步綏款欹側。時人謂如乃字。張京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詠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艷絕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史閣部後嗣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

北京不返。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懸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深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卽直耶。

瞿程之任俠

瞿亮雅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鳧盟作傳。邑人劉津逮輓曰。門前倩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吾鄉程嗣立風衣。好結納名流。視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曰民振采改到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爲一字師。

薺菜孟嘗君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賓至輒留。座上常滿。實家無儋石。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號。

朱竹垞詠史詩

朱竹垞彝尊在翰林詠史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嫉。

茶餘客話卷二

內閣大庫

文淵閣無其地。徧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申笏山光祿。皆以爲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菴挾父勢。屢至閣繙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卽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庭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牕牖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牕藻井。浮思玲瓏。惟皇史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爲牕。蓋以本章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牕。磚簷暗室。較史宬尤爲晦闇。則爲當日藏

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戴璐按此作於辛卯年。癸巳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藏四庫全書且設直閣校理檢閱等官。

大學士加殿銜之歷史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至戊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入之銜爲定。不更。即如劉文正公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入者尹高俱文華。阿溫俱武英。陳劉俱文淵。其行步班次。不以殿閣爲序。　按本朝殿閣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體仁。近年楊應琚楊廷璋俱授體仁。不終其位。

中書入閣觀書

內閣大庫。藏歷代册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宜。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中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簽。九月卽派入武英殿。繕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日中。粗繙外記一過。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覩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慶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皇史宬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祝宣誠前輩維誥應斯役。予偕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宬規制。仿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宬。卽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種名葩。則無有矣。

京官前後輩禮數之嚴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二部。皆按科分敍前後輩。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爲低昂。初衰於吏部。禮部繼之。後翰林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略。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冰持錢稼軒諸先生。官皆九卿。于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讌之日。拂座奉巵。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嘆。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進署按資而坐。稍紊者前輩訶之。予與先生先後入臺。猶見此風。今則罕有入陝西道列坐者矣。戴璐附識。

翰林稱謂變遷三則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刺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諭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嘗問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已。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于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掌坊學士之官。而員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輒曰館丈。醜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間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稱司空表聖爲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爲先輩。所謂先輩。實乃後輩也。

辦事翰林

明陳循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昇授爲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爲非體。雍正間。命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履任之日。廳員再持兩掌院名刺。至門敦請。然後出。厥後乃有觚不觚之嘆矣。

迭掌文衡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熊孝感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祉宗伯凡四爲總裁。 戴璐按德定圃宗伯五主會試。王韓城亦五主會試。

科名盛事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訪濂與其孫芝庭。南宮廷試皆第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尚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韓慕廬以南卷置第二。壬子王樓邨鄉試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頡雲會試亦定元。復以策薄改第二十。殆有數存其間。

對策不合體制

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漢合璧體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有請廢科目之議。置三甲末。停其選用。此元人所謂過橋拆橋者耶。

科目得人之盛

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典試者爲編修王劼。工科給事王日高近則己卯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秦大成張書勳。由南巡召試。授中書者三人。

胡稚威齊次風俱中副車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兩先生。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同考房運盛衰

會試同考房運。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鞏大學士。姚文然刑部尙書。魏天賞學士。順治丁亥。再爲同考。本房得王熙大學士。李之芳大學士。程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蔣超一甲三名。宋琬川臬使。又陳澤州官庶常時。辛丑爲同考。本房馬世俊一甲一名。孫鍅二甲一名。董含二甲二名。又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嵩年。本房得張廷玉大學士。勵廷儀刑部尙書。乾隆乙丑科。錢相人琦。本房得蔣元益會元。錢維城一甲一名。戊辰科李然山金臺。本房得梁國治一甲一名。汪廷璵一甲三名。丁丑饒襲南學曙。本房得館選分部卽用知縣二。年老者以教職卽用。無一歸班者。是科盧紹弓文弨。王仲涵洺。本房所中。俱歸班。無一授職者。　戴璐按饒公本房梅立本榜眼。錢大經李宗寶陳蘭森那穆齊禮俱翰林。沈漣簡昌燡魯贊元及先君。俱部曹。解秉智王裕增李鵠俱知縣卽用。

重赴鹿鳴

東莞尹之逵。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發。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玉巵。金粟山頭淸白吏。珊瑚淵畔去來辭。非潛非見窮經術。百歲常爲後輩詩。康熙乙卯鄉試。松江唐進士昌期。年八十矣。以萬曆乙卯鄉薦。亦與先後同年之會。有客贈以句云。鷹揚杖履追前哲。鶚薦科名接後賢。乾隆己未。趙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詩云。後先己未亦同年。辛未會試。黃崑圃先生。邀新進士至邸寓會同年。賦詩飮酒。輦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溧陽史文靖年八十。亦循故事。壬午閩中黃莘田任亦重宴鹿鳴。自制軍以下。俱作詩贈之。莘田吾鄉許讓齋給諫所取士也。　戴璐按重赴鹿鳴。吾鄉丙子科有吳大煒。順天甲午有孟琇。己酉雲南賽嶼年百歲。賜進士。壬子湖北萬年茂。福建蔡濬浦陳材邱理德湖南譚

昌明。重赴瓊林。庚戌嵇中堂。

各省會試中式人數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狀元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東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試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傳臚于明寶皆不館選。後至大學士。凡五人呂宮黃文僖機李文襄之芳王文靖熙馮文毅溥。馮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館選額數無定

歷科館選無定額。就一時之人才爲多寡。順治九年壬辰。五十員。十八年辛丑十員。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員爲率。其後以五十員內外爲率。惟六年丁未僅十二員。四十八年己丑至六十四員。五十一年壬辰至六十六員。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員。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年癸丑七十員爲最盛。

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乙巳散館。授編檢三十三員。用六部主事四員。中行評博九員。州縣二員。教職二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淸書止派五人。傳臚張廷瑑特旨授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館選後。又補點帥念祖一人。餘庶常外。另有記名十七人。着問有情願在官學教習者。令其自陳。又單點記名三十人。以知縣卽用。

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憑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淸書派六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爲例。

雍正五年丁未。館選三十七人。外以吏部主事卽用五人。以六部額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縣卽用四人。以知縣試用二十六人。以教職用五人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顧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卽授編修。點庶常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四十八者。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職外。張若靄授編修。任啓運授檢討。先是張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授編修。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部用五十二員即用知縣二十一員。丁巳庶常外分部二員。即用知縣三十六員。助教一員。向例額外主事。三年期滿。甄別其勤能者。以主事選用。不及者改助教博士等官。乾隆己卯科。分部者五十餘人。及戊辰甄別。留者僅十之三。餘俱歸原班銓選。嗣是以後。則不留者少。

鄉會試副榜源流

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廩生例。後不爲例。計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允行。按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准。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併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塡入副榜。不拘額數。

徐文敬逸事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潮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僦舟者爲鄰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售。適出其門。

狀元宰相之難

狀元宰相。古今艷稱。自順治丙戌。至乾隆辛巳。百十餘年。凡得七人。順治丙戌傅聊城以漸。丁亥呂武進宮。己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壇敏中。己未莊番禺有恭。戊辰梁會稽國治。辛巳王韓城杰。宋人西清詩話。歐陽修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廸宋庠也。有明百八十年。爲科六十。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方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文正遷。費鵝湖宏。顧味齋鼎臣八人耳。至季年之魏藻德。釋褐四年。即擢登政府。卒之稽首賊營。拷掠責賂。以至灼肉折脛。身死名喪。又不足稱矣。

文字遇合之奇

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同考廖騰逵得劉捷卷首薦。時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留來科作元。遂擯落。而是科元卽捷兄輝祖也。後數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書屬輝祖授捷。爲闈中物色計。輝祖星夜馳歸。中途

病阻。書不得達。廖入闈。徧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裒然舉首矣。噫。針芥之合。夫豈偶然。向使輝祖不病授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顯。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事余聞之周丈白民云。

翰林稱謂變遷

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以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尙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告身文字

康熙年間。命翰林按官職所掌。撰擬告身文字。無須臨時猝辦。不必專切一人。積弊廓清。無能行其私智。今毛大可集中數篇。卽當日分撰者。近日錫類彌廣。凡貤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而當日並未撰擬此數項文字。近日誥勅房不敢另擬。卽以父母之文。用於伯叔兄嫂外氏。竊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宏燮爲其外祖郭某請貤封。御史王奐曾劾其怙寵非忠。妄本非孝。語戇而刻。聖祖特允其請。許給誥命。並許凡外祖乏嗣者。皆得援例奏請。翰林某侍讀撰制詞有云。緣情作則。厥施用慰夫藎臣。遡本推恩。其義實通于將母。當時傳爲佳句。蓋因人以撰文。事由特旨。不得爲例。中書科所書告身。皆佐史之筆。着泥金五色者。潤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爲言官所糾。唐制皆名手。顏公自書朱巨川一人。而魯公季海同爲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字。體不拘眞行。故當時以得歐蘇手筆者爲瓌寶。

茶餘客話卷三

長安耆舊

計改亭東作耆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尙書敬齋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尙書。湛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愼。爲侍郎密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人才月旦

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邨唐實君顧俠君爲三

小鳳皇。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荔裳。倦圃稱北李天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朱王並稱。周桐野謂國朝詩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

塲屋元燈

有明墨牘皆有程式。相傳奉爲元鐙。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聲名。由此而定。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飾之文。成宏十四人。章楓山懋吳匏庵寬爲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八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節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傷氣。湯霍林賓尹以柔媚改度。文運至此而衰。然啓禎八元。若曹勳若吳梅邨又何減前人也。

胡天遊爲聲氣所累

乾隆辛未薦舉經學。命取生平著述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之初。浙江胡天遊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穆穀成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眞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壬申絓於號舍。

記扶乩二則

庚申靖江朱生館涇邑。召乩仙涇之故進士仕武岡州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塞。騎龍七澤煙。桐鄉遺愛在。碑版待君鐫。詩調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樗園廷棟。

楊樗園朱裴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在京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樗園等在學署閱文隱事。他人所不及知者。于是驚信爲眞。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驚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具言所以。沃若後中辛未會試。榜發已卒。亦奇。

顧棟高殫精經學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

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宜。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卽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從游甚衆。夏日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春和園之命意

忠勇傅公。治園亭落成。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爲春和景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縣。有治績。入對。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以郡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眷寵之中。意成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古人同姓名錄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阮生。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李紳稱短李。劉禹錫稱劉郎老郎。溫岐稱溫郎。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甫曰杜生。白曰李公。知復爲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奸雅俗。一薰一蕕。不可少混。如兩張敞。一京兆尹。一令史。匿竇武者。兩張詠。一乖厓。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爲神。兩藺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爲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閤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臣。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子年作拾遺記。一漢相。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翃。殆未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

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弒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大帥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淸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有太常李陵。臧洪爲莽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臧洪。吉項爲唐酷吏。又大歷詩人吉項。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虎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丞唐堯。漢臨武長虞舜。不更誕耶。

古人不經見之名字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嫘。見說文。天皇名獲字子潤。地皇鏗岳字子元。人皇愷胡字文生。后稷字庚辰。蚩廉字虔父。文種字子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產字子美。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易牙姓雍名巫。接輿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介子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殖。朱張字子弓。杜康字仲寧。鬼谷子姓王名羽。一作詡。申公名培。項伯名纏。叔孫通名河。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周術字元道。侯芭字鋪子。壺公姓施名存。嚴君平姓莊名遵。莊周字子休。又名艾字文獵。陳仲名巳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曹操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侃小字溪狗。漢光武小字呼。庾信小字蘭成。崔顥小字桃。司馬相如名犬子。庾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字磚頭。白香山姪名龜。又女名羅子。東坡孫名楚老。子由子遲小名梁。适小名羅。遠小名虎兒。王安石生時貛入產室。小名貛郎。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宋孝宗小名羊。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陶穀小字鐵牛。仲雍字孰哉。墨子姓翟名烏。

謝莊名子

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名五子。颺朏顥從瀹也。宋子虛名五子鑫森淼焱垚。

老泉非老蘇號

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傳名之奴婢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緘僕名海鷗。蕭穎士奴名杜亮。秦檜小奴名硏童。婢興兒辛稼軒侍者名錢。方萬里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蘇小小一名簡簡。秦檜妻王氏自號冲正先生。白香山婢曰春草。愛妾換馬之鮑生二妾。曰夢蘭小倩。

事物異名

方丈。僧居也。寰室也。圜室。囹圄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閫內。閫門也。閨閤也。檻。櫺也。穽也。闌干。罘罳也。眼眶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舌也。帳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翰苑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筵席也。琅玕。石也。篠也。六寸。筆也。算也。葳蕤。花也。鎖也。苜蓿。馬芻也。訓士。官祿也。

蟂蟣祠聯

蟂蟣孫夫人祠廟。有池陽明經往游。題其柱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

李穆堂持論之偏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辯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椿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尚可爲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詭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恤議論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愕眙。自是不復申前說。穆堂七十任光祿侍卿。履任之日。查閱册籍。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迦陵塡詞圖卷題詠

陳望之中丞淮。家藏迦陵塡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吳甌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南曲一套。極風流蘊藉。彭羨門孫遹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代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么小撥玉玲瓏。幾度牽縈蘅浦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畫圖中。卷尾裘文達曰修題句云。少年曾檢花間集。最愛迦陵絕妙詞。今日丹青初識面。瓣香眞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是蘇黃一輩賢。封被曉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百年名輩風流盡。髯也疎豪

古丈夫。爾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瞥世間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雲郎。載笠圖成並軼倫。斷縑隨手逐風塵。中郎莫抱無兒恨。世守芸香大有人。

張南華吟詩之敏捷

張南華詹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妥帖停勻。嘗試保和殿。未停午。衆方執筆著想。聞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涇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涇南攜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彝然聲震。衆驚顧。乃四奄舉一大冰。繩斷冰墮地。碎且迸。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復吟四十字。衆驚歎叫絕。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喝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有未也。南郊視壇。家叔同以講官侍班。於齋宮補櫻處候駕。因指櫻字爲韻。南華銜口吟數十韻。至鳳邸凝雲物。霓幬麗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簾籠。天闕常依北。招搖漸指東。尤警絕。如河縣瀾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聳聽。詫爲異人。會駕將至。始悚惕輟吟。噫伎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前人選詩文集之愼重

王牆東汝驤。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曩聞何義門焯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閣潛邸詠。李安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用錫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臯苞選四書文。其總批線批皆由兵曹鄧寄周白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寅斗選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愼重如此。若俞西園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越嶺雲編。自刻其家藏世不常見者。以多爲貴。近人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

酒人巨量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慴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雯觀莊書田楷繆湘芷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臬使寧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崙。涂侍郎石溪逢震。顧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尙書爾訥。索侍郎琳。亦一時

之雄。

沈端恪逸事

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諦輝。旣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游庠還俗。無所歸。徘徊於西泠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淸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聞卒之前一日。出端門。瞠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即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衙役。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薨。

詠在館庶常

沈南疑燕京春詠五十首。曉直歸來數八磚。但逢三五去朝天。東堂舊有承恩事。大例關支月俸錢。暖牖新鋪小炕床。乳茶紅映玉壺光。日長院裏無宣喚。繙得清書又幾行。春店烹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流鶯。朝來漫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蓋詠庶常之在館者。

科名得失有定

科名得失遲早高下。莫不有命。戊辰會試。鄂虛亭司馬容安閱江南卷中已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十卷。暗藏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場犯諱撤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固亦自別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趨。逾限而仆。倉皇間。信手拾取以進。鄂公即取最上一卷置十名進呈。欽定第一。今即今儀部鄭前邨郎中忬。

嘲京官

京師目翰林爲橐駝。譏其臃腫而緩步也。科道爲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確。

老學菴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虀喫麪。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扎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惡鬼。

茶餘客話卷四

順康朝大臣體制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祁龍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查浦輯聞。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呵殿。雙藤攤扇。丙戌罷

引藤。丁亥並撤擁扇惟背燈籠題銜。壬辰冬。仍聽乘輿藤扇如故。

女媧爲女像之異說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遂祭于富平。西魏文帝陵。涂石溪通政丙子祭告還。請仿古望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檜門宗伯。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婦祈嗣者羣往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尙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衆。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爲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寥落。于冰璜云。當另立帝像。而以原像爲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頗爲解頤。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爲伏羲。女爲女媧。世言女媧爲伏羲之妹。故後世訛爲女像。盧仝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爲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蘿圖。震黃璐。援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日者推算神運

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于墳祈夢之靈驗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宏謀。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宦途夢境

山左軒轅詰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已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改教。仍選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狐戲客人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籍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爲神賜。性素慳至是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載狐徙。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晚節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璟。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狎。廣座奮拳。同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未三十。遊京師。相國傅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營教習。己卯冒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售。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特賜優謚。卹禮有加焉。

異鳥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泠。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烱烱。如金碧光。翺翔叢薄下。宛囀鳴嗷。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卽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趙廣文爲金華將軍所戲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靑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盂。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靑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府以逮屬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學博遇術士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齊召南一生三夢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予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冤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為重。先生遂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為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斝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于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為賦天然圖書歌以誌之。

龍泉連遇山

己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已年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人。茅屋三間。孤寄深箐荒村。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鶉衣蘇履。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于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為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並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日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

十。面已作皺纈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重鹿尾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峰不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麈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于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厠君金盤之實。若六朝則以麈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名流疏於韻學

己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好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疏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村西堂翟。皆不甚切究。溫公曰。脩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收拾詩材之法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楊誠齋佳句事當看韻書。梅聖俞爲詩。每得句輒書小紙。內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黃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闢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

詩見性情

張公文端爲諭德時。詠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丙辰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憤懣叫唬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詩者性情之事。含神霧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使不失墜也。己未果中狀元。

狀元宰相語

番禺莊滋圃狀元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文人好名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輦下爲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

此。牽綴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妄議杜甫早朝詩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俗語。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遽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作氣象壓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拘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爲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予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于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吏代投職名耳。即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雖爲京朝官而無異聾瞶。膽粗言誕。遂筆之於書。雞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大不倫矣。愚山改紫陌爲紫禁。與西河同一傖父也。

考場題壁詩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朱旗夜瞭九成臺。葭火登樓曉角哀。分膳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送題來。魚鑰森森鏁棘籬。麻衣如雪淚如絲。不虞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塞外赦回者。

詠風鳶詩優劣

高澹人詠風鳶。笑伊雙翮本無能。偶藉吹噓驟乃爾。一朝線斷風力微。暫墜塵埃汚泥滓。淺甚。張硯齋相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繪。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肱。槐煙榆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眞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箸書體例必有所本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凌雜。蓋效文昌雜錄也。前輩多爲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遍投名刺之濫觴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挾。投晚還家。齋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士。思澄殆濫觴也。

紙價貴賤不同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綠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綠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闊五寸。更用一綿紙封套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紙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闊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啓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

揭帖

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聯語彙志

張忠定延登司寇。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書法遒逸。杭人傳爲文成眞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李石君日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嚼書鶴。生計甘爲食字魚。　申鳧盟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歌。覩此則飲酒高歌。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覲公中丞厠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荒村

孫藩使含中太翁爾周宰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荒村中。一望土冢纍纍。見粉牆。卽往索茶。一小婢舉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陰燐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五

汪顧不薄今人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苕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

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性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毛西河引經之不足據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證。愼勿爲懸河之口所謾。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 戴璐按先生諱應商官吏科都諫。

奉齋茹素之謬

予見名卿大夫。按日素食。云奉某齋。公言於衆。又愚民匹婦。有戒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持殺於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殺雞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猪雞魚蒜。遇着便喫。昌黎云豚魚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生。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貓犬。後人撤瓦灌穴。殺鼠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見某學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祭神。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

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等。散齋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齋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孔子惟酒無量。則酒亦不禁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本不足據。今齋戒皆在公署。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五葷皆昏神。戒之宜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楞嚴經云。五葷熟食。發淫生瘀。生啖增恚。故釋氏戒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興渠即荽。道家以韭薤蒜荽芸薹即油菜爲五葷。

計年讀經

鄭畊老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失。是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畊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以易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較律。合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眞經術。

五經中人物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古文名篇

儲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昔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志銘體例

鈍翁嘗言志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謚。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謚。奚爲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歿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爲之

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篆蓋稍存古法。

月忌謬說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月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即河圖中宮商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鎭禮士多避之。緣方鎭到官。大饗將校。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即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謬說未除耳。

晷景圖之制度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曾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課古人晷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揆景圖。以不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彙志古人闢佛文

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王漁洋詩云。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予謂長公不過藉爲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爲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瀁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于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爲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

飯無數之繈褓。不如散粟以活飢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必惑於彼教。偶有引據。皆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知古人之爲聖賢。讀惝恍之贋語。輒斥君子之爲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神鬼作祟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姸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入。如畫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兩廊多塑皂隸像。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豎像。焚軀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魏爲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

僧道不必沙汰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闢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眞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繢耳。

山谷名言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眞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盧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宜味此語。

閒中淸福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煖身。未得豐年非瘦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細味坡語。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五

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淸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於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傅靑主醫術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時立牌。衛生堂藥鋪五字。乃先生書也。靑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卽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授讀行醫之害人

王澹圃斯恬酒間云。士君子無手刃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略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讀湯頭。懸壺賣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托。而動手輒誤。立斃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失色擲箸而去。

箸述不宜用奇字僻典

宵寐匪禎札闥宏庥。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艾東鄉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意味。徒令讀者縮脚停聲。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充其類不致板戶公堂研脚露燹班夫良賦趨龜空肚不止也。安溪嘗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爲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予生平總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後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荊川家居日。有當事送新修府志者。荊川方沐面。側覽封面標題輒不閱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籤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又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掇拾字句。有餖飣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於古詩爲尤宜。班

馬等賦。所以令人鬼眼傾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襯貼之。方令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薑告歸。臥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方喜。如爲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怪。柳亭山薑之女孫婿也。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取穩當二字。

燕玉暖老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暖老。當作如是觀。

飲食衞生法

酒灼眞陰。鹹耗眞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然刺鼻。噴嚏則氣通明。痰自化。取天門冬茯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頻飲。大寒不畏風雪。

名人健啖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高新鄭兄捷攫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覲芝侍郎樹葵。嘗說王覺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枚。盛巨盎。破餺飥蒸餅數十投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蟠。廷試日啖三十六餑餑。好事者詩以嘲之。徐健菴司寇歸吳。飲門下士賈生齋。庖人窮極豐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爵。更番爲壽。繼賈生以玉缸進。腹隆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器。令左右二伻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盛豆。自以巨叉攫而啖之。須臾輒盡數器。飲酒則門生故吏。爭爲侑進。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塡巨壑灌漏巵者耶。張京江夜臥從不解衣。未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甌。或冬舂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每秋冬夜永。飽餐炳炬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盂。每精詣深思時。輒停筆嘗一二寸。盡盂乃就寢。

吳俗好尚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鬬馬弔牌。喫河純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日縉紳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毀後已絕。馬弔近來好者益衆。聞張文端最惡之。鐫一圖章曰。馬弔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惟河純魚食者尚少耳。昔葉訒菴

因食河魨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腫。至不可辨識。皆烹製失宜所致。津門多海魨毒重。吳門所出江魨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匯淮二百里中出。又名玳瑁魚不甚大。豐盈柔膩。斑駁可觀。薦以青蔞白苣。味致佳絕。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蕉堂惟增家烹尤得法。糟窨更可致遠。今年春黃生延齡來京師。攜致甚多。予答詩云。泥淖朝驪禿尾驢。歸來破磚掩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瑁魚。重碧親浮藥玉船。蒿青苣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遠心長日繞菰蒲。鄉味朝來潤客廚。爛醉苦教防毀罍。與君數典誦吳都。

茶餘客話卷六

唐宋詩人第行

酒令舉唐宋詩人第行可入篇詠者。裴寂曰裴三。宋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賁曰鄭十八。蘇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諗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温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署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澹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八。李紳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天敦曰劉三十二。李大略曰李二十。王質夫曰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潘曰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兢曰王二。韋虛乙曰韋五。趙眞固曰趙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湛曰鄭三。張子容曰張八。韋穆曰韋十八。潘邠老曰潘十。蘇軾曰蘇二。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已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曰黃九。

避名示敬

鄂西林相公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拜字。莊茲圃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概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秦大士改別號

秦修撰大士號劍泉。予告以此鄒懋卿之字。乃改鑑泉。

帝王別號

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即別號。明武

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釣叟。詞臣各賦詩。輿化李文定詩。最當上意。拱極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世宗道號雷軒子。又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宗號禹齋。尤發笑。

徐鄰哉更名

中翰徐鄰哉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頗不謹。惡之。更名曰徐良。

桃源驛題壁詩

桃源驛見壁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後末題名字。亦不凡之才。

沈曹金陵懷古詩優劣

沈歸愚金陵懷古。爲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能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城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雒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巖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荆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雄圖消歇盡。霸才終古憶周郎。

王漁洋寄宋商邱詩之用意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隱。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益修憾阮翁。屢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邇日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故答詩云爾。予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寺名集名之奇

周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櫟園又有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朐傅某作石者居于黃雲山中。見榕檖叢說。雪客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原始

坊刻時文。興于隆萬間。房書始于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塲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

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異同大旨。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於唐宋之策問矣。

制義行遠集

閻潛邱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聚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謬事者。義門擊節嘆賞。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士與士師之分別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者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濱。許解。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盡稱士爲士師耶。唐蘇頲作授李乂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老儒專心制義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舉。乃舉生平評騭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文。其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檢點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爭南北中卷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賁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越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買實禍。昆甫名焌。甲子解元。

舉業家之陋

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

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脈。皆失其眞。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祕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八宗師考卷選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眞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遂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瑞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菴江南試卷。

葉奕繩強記法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閒。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閒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眞困學要法。

傳是樓書目

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於火。滃園之沒。亦多散失。惟天一閣尚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庋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云傳是樓書目。殆未實

有書耶。

司書有鬼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則不蠹。見致虛雜俎。

藏書攷

梅村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生平。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淸祕閣。亂離蹤跡似雲林。予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村輩交相噓植。聲華益重。其實所刊。特闕富。勘訂尚未精。子晉家藏書本亦夥。或云王駙馬以金錢輦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者。吳三桂壻也。江南藏書。毘陵。瑯琊。一代文獻。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抄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又晉江黃氏俞邰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寧千頃樓中。聚書千萬餘卷。他若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竹垞撰經籍存亡考。亦得力於數家。明代藏書。周晉二府。胡元瑞。朱鬱儀。焦弱侯。錢叔寶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孑遺。好古者所爲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祕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茫若煙海。汗青無日。頗毛種種白矣。

刻書考

揮麈餘話。毋邱儉貧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鏤板以行。後仕蜀相。遂刊之。按十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毋昭裔爲毋邱儉耳。毋邱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令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萬歷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鏤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狀元書法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己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樂

數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畏作楷書

予自七八歲。卽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函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敬則筆正。程子云。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荊公病。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忸怩數日。至是稍稍寫楷。久之故態復萌。

南書房寫本十三經

蔣湘帆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　戴璐按壬子刻石經于國學。卽衡進本。

畫家成名之難易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台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台第進士。官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先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繪畫供奉內廷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喩畫。

畫家別派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繡。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掐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掐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繡大軸。精深華妙。超諸品之上矣。

故事可入詩畫

羅龍畫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嫽。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罕入詩。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遠勝明妃文姬。

名手畫時有利鈍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眞擅名。吾見其晩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尙爾。況其他乎。

三刺濫觴

拜前輩用三刺。三國志凌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濫觴乎。

夢中示禍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其祖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線可冀。姑爲爾謀之。驚寤。見案上燈籠。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大惡之。三日後。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除。遂補蔡時田。次年五月。王旋京大考。改應邑令。及秋。蔡以科場監試伏法。而王無恙。

舉人出路

丙戌會試前。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筦庫人勢利

台州侯元經嘉繙。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回。俟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爽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爽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補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鎭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爽門至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啓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茶餘客話卷七

通政司無司屬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卽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

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爲善。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爲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督撫加尙書侍郎銜。稱中丞固謬。卽憲職亦無是稱。于斅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寇大空。刪去司字。誰爲作俑。波靡相從。不値一辨矣。

紫禁城騎馬之制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吳梅村茸城行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暴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熏。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爲仇家告併兼。卽稱盜賊通囊槖。未幾伏法。

范忠貞遇害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

竭被執。又泰寧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卽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于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于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徐俟齋之高蹈

徐俟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俟齋名。具書致名藥。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俟齋堅不受。遣書馮生。善爲辭焉。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李琳枝之風厲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菴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菴孝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卽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于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 戴璐按琳枝名森。所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尚存。

林茂之之清貧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氈。君能守之。當爲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爲林處士物。卽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善擇壻

宋文恪公善擇壻。爲王藻儒掞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顧南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孚靑編修。

汪堯峯性情卞急

汪堯峯詩文爾雅。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文人習氣

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與顧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恫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謾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爲佳話。

陳午亭作六公贊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公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允謙。蔚州魏敏果象樞。永寧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瑃。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于是作六公贊云。

名人臨終吟詩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峨眉山伏虎菴。留一偈云。脩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凋孽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茆楚畹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鬪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坻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用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詠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藎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峩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藎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巖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峨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能薦賢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重師誼

白仲調爲王東皐伯勉門人。官于京師。聞東皐訃音。旣爲位以哭。後于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愀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撫吳政績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荑。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荑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燔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爲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寧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恩遇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藥齋廷瑑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舟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貂紫團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賚酒肴果餌至寓。酹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魚塞漏舟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裘少司農憂歸邸里之日。舟中篋筒沾溼。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

絕相類。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潘次耕之學行

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俟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托。次耕恤之終其身。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譚左羽瑄。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薦賢

李湘北爲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蔣文肅父子恩遇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爲殊榮。蓋其製法尚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即賜第西華門蠶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爲異數。壬子賜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謀平閩機宜。裹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劄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僞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垤率百餘人扼于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餉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皋兩朝聖恩記

方靈皋苞。初爲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爲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于漢軍。靈皋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朱文端知政體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顙。雙顴插鬢。大口長目。步闊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爲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丙辰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於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臨終吟詩

張喆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於李文貞。官溧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爲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八

相士之謬

莊殿撰培因。僧某上舍。自裘文達齋飲歸。同詣于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爲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卽日聲名大損。

學圃聽歌詩

許念中黃門志進。精于顧曲。有家樂一部。塡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爲雅集。顧亦精于音律。衆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旣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飲者爲徐殿撰端揆。顧編修俠君。呂孝廉閬蕃。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嗣宗。李明府賓鹿。李茂才實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徧招善歌者。皆一時名流。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衆喧皆寂。李實君卽席賦六絕句。余和韻志別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爲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嚼徵含商辨一毛。紛紛蟬鳥失啾嘈。停杯韻與秋飆發。天水澄鮮海月高。白髮龜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傾杯。何人卽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笛才。曾記花前鬬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豔說金荃寫麗詞。觴斝淋漓樂曲和。豪吟興爲感秋多。堂開秀野開花木。頭白尊前復此過。隣謳新篇廢夜眠。載將風雅入歸船。歡場老輩難分手。悵望秋山浦樹煙。

小的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蓋卽小么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衙門外之攔衆

今衙門列木于衢。俗名攔衆。卽古之陛楯也。唐詩郞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栅外向亦名鹿角。淸文曰蝦節。

除官氣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塡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豔稱爲美談。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耳。

非素位之義。

骨重羊、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自葉爾羌西行約二十里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天兵定葉爾羌後。遂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裘矣。近聞安集延西南一帶。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董。或曰古銅。傳聞不實可知矣。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卽擒至禮拜寺塔頂下擲殺之。

火浣布

火浣布出四川越嶲廳番地。五嶺山石縫內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捻棉織成布。己丑劉臬使益贈一幅。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抹几案油穢甚利。入烈火。膩處卽有焰。焰息穢去。焰卽穢也。布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質漸鬆。彈之卽裂。楊升庵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雲。出于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雞素

雞素本于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髮。雞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雞素。或云雞膝。像形也。

記筆三則

東坡以黃連湯調靑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文端公以紅花黃連煎水。發筆磨墨皆用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淸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尙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日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淸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某詠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彥章名紙。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眞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倣之。見李寶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石菴墉自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灑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朱碧山銀槎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爲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實菴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京。高江村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朱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杯後歸陸丹叔費墀。予屢摩挲賞之。

記扇

明人皆尙金扇。即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間。尙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尙青陽扇。武陵夾紗扇。曹扇。靴扇。溧陽歌扇。近日又尙豐潤畫扇。野獲編稱聚頭扇。吳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豔女。至于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尙。予近從陸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駁落已甚。而璀燦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即摺疊扇。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臺蔣蘇臺。一柄值數金。

納蘭侍衛之風趣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珊弓牙箭。環列屬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犬救主人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眞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蘇。北人秋後即喜臥炕。蔣大木廷樾。子九

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是鏡之詭詐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托公事。不復往。鏡因于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秦氏弟兄多壽

辛未駕南巡。幸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駕。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

詩人福命之不同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致身卿貳。夢以韋杜之冑。具班馬之才。十八官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然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紅豆

蘇州城有東禪寺。舊植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入階前。自號紅豆主人。畫紅豆新居圖。題而和者百有餘人。又虞山紅豆昔爲著書之處。今年顧古湫鎮繪紅豆山莊圖。同人題詠甚衆。董東亭潮七古尤爲擅場。果邸見而賞之。鐫玉章一方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因禍得福

青陽江孝廉周開。辛巳選河南汜水令。引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調瘠邑。意怏怏。此五月間事。及秋中

州大水。黃沁交灌。濱河州縣。盡付波臣。而所謂某令。盡室被淹。江閘之而喜可知也。

力阻開礦

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俗訛爲銀子山。明季幾罹礦稅之禍。令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間。有吳越遊手不逞之徒。勾串胥吏。呈請開礦。且以重利啖主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實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淸。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于太守曰。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幸。庸知不預爲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于民間數事。太守布勒亭深然之。會布倉卒罷官。弟亦挂議去。事仍未結。檄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徵實。紫坪尙滯會城。聞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臺花事

豐臺爲養花之地。園圃相望。竹籬板屋。轆轤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圃翁貪利。花蕊未放卽剪。擔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阮使之玩芳亭。張詹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莫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尙有花廳五架。淸池一曲。游泳朱鱗。京朝官年年脩禊于此。花圃皆有窖。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卽今之堂花也。

京城古樹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臥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釚菊莊詞話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塡詞。此地在國初。亦名流屐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飮槐蔭。對弈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禺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爲園址。

張南垣父子善疊假山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爲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癡畫法爲之。巒頭澗瀨曲洞遠峯巧

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爲最有名。漣既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卽兩園舊址。王宛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村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創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詠假山者最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于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貧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村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搆。未幾而他人輦去。復爲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調南垣父子也。

都門瑣記

禮部堂夙夜匪懈額。工部節愼庫捧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已撤其名。嬾眠胡同水月禪林額。爲王無咎書。城南崇效寺。又名棗花寺。內靜觀二字額。爲王覺斯鐸書。

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村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朴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隸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有鬱羅蕭臺。係分宜書。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二將。云有一像亦分宜也。

白塔山卽永安寺。本瓊華島舊址。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改大隆善護國寺。爲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有二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錮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城門外。

拈花寺德勝門內西北。雍正十一年。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明憲宗建慈仁寺。爲母后祝釐。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園。歷

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爲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幹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窰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絲髮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爲平殿三間。雙松萎蠹入木廠。海棠院今廢爲染衣之所。惟窰變觀音尚存。仰荷睿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遊。陳緝稿張懷月嚴冬友皆有詩。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髯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慈相。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裙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遶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茶餘客話卷九

吳雲襄爲九華山僧轉世

青陽吳宗伯七雲襄少客於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爲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往如一家人。大都同讀書太學。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櫻桃斜街。至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予從劉氏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舊第。到門僮尚解鄉音。面因久別員難認。話爲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即依人不丈夫。笑謝韓臺垂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前身爲九華山僧。

玉岑夫人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讜直名。旣劾江督噶禮貪橫。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詠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溟。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自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栱甲於郡城。及卒無

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麥玉岑夫人。爲白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宦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莩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收制府。片刻不暫停。陳滄州詩。三春華髮棲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闥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噶制府事。黃門善騎射。精繙譯。於清文蒙古言語皆通曉。才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累米善詼諧。六鈞弓挽番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御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黃莘田篤於師生之誼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宰四會。以躭硯劾歸。許讜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廷賓客之盛。紫坪卽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滿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斧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貲送歸閩。亦莘田爲紫坪言。

詠煙詩

煙一名相思草。漢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閨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匳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燿作煙草歌。形容盡致。

燕窩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寧仲威鉞署窗臆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啣以飛。海人依

時拾之。色紫者爲佳。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貢船所載。大者長止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折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靑巖藩司松佶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水深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卽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其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而復去。尤爲便捷。猿一値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云。吳梅村詠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啣白小魚。卻供人獻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齏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謹齋黃門每晨起食燕窩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溺。

煮熊掌法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煙筩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江鄉風物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立春。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詠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王蓬心宸讀而艷之。爲寫歲朝塡詞圖。仿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鄉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巖程晴嵐朱榆圃皆有題詠。劉秋巖方謁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詠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彙書一册。每一展讀。食指欲動。

北地葡萄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吃檳榔惡習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卽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靑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卽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蠣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扶留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脣齒

搖轉。面目可憎。歲靡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云。轎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蠣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爲吃蒜者熏。作詩云。南飡灰薦蠣。巴蜀菜先葷。幸脫蔞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溪雜志。載蔞藤葉可以作醬。卽蒟醬也。

非時菜果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窖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東山宗伯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入市。不爲稀有。

貂狐之種類

俄羅斯烏蘭海皆產貂。舊傳人赤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狡賂鄭人事相似。爲此說者。蓋深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實不然耳。掃雪大於貂。絨白毛長。光遜之。價亦減。猞猁猻大曰馬猞猁。小曰羊猞猁。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銛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絨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黝而臕黑曰猸刀。又其次身黝而臕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爲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煙熏之。貂畏煙出奔。卽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蹤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囓之。亦又用弓弶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爲裘爲帽。廣志貂鼠出扶餘。

物類相別

駝糞煙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擂鼓於下則盡落。以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水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鬆易側。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不倒。圍爐炭烈。分開易滅。不分易熾。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燄而四布。續博物志云。戎鹽累卵。獺膽分杯。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楊梅核咬碎

必是八塊。百數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置皂莢半挺則不沙。藏鹽用皂莢置內則不滷。好香油浸鯽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卽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晒乾。藏黃瓜茄子。冬日可用。容安齋穌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置入懷中。出碾易碎。乳香朱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擂不粘易碎。兔絲子撚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炒。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箍。置烈日中以瀝青末摻縫內不漏。墨污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卽去。肥皂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荸薺水煮可刻字。染坊淋退灰晒乾可收藏黃瓜茄子。蛙鳴處以芝蔴稭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澆絲絡則不亂。土硫磺飼雞鴨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包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暈。鹽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擂桃杏仁設豆面攪入渾水中卽澄淸。冬筍福橘冰凍堅者。以冷水浸之味不變。若加溫水則味大減。冰魚亦忌用溫水。

詠絡緯

絡緯鳴秋。聲特淸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開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勵南湖司寇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聲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奕世多。時蔣文肅寫春林絡緯圖。近維徵五侍御典注詩。以此爲螽斯羽之解。語甚怪。

物類相感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爲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董子云。人之言醯去煙。鵙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冢灰傳漏。啄木愈齲。螳螂之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去。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硤錫以茹。畫暈以蘆。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雛。魷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

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砂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至痼疾發。癲疾作而鉋血動。蠶珥絲而商弦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駝煙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皂莢宜蟹。黍以蟹散。栗因酒敗。麻得黍而涌。酒因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箄匡鹹。石灰正膠。戎鹽累卵。青蚨還錢。麋角續劍。鸞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未可悉數也。至物類不齊。更不足以常理測。訓狐夜察。蚊蚋晝不辨山岳。跋離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蝙仰栖。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爲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誚爲不慈。死者棄屍野外施鳶鳥。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嘆爲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蜂蜜之神妙

蜜者密也。精也。祕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華以爲花蘤。而花中浮艷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採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毬團。何祕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蓄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煤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中國用糖之始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餹作狻猊。號爲糖猊。東坡過金山寺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作一味水。水盤薦琥珀。何似餹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餹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餹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已有甘蔗餳矣。

餹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爲卉醴。見曹楝亭所刊餹霜譜。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註謂取蔗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三禮註餳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餹。見於漢時明甚。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騾驢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茶餘客話卷十

記名磁

御窰磁器。超越前代。規模款識。多出刑部主事劉伴阮監製。伴阮名源。又有郎窰。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酷肖。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窰也。又熊窰亦不多讓。近則年窰唐窰。皆入賞鑒。

成窰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妝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窰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鬬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者。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雞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稱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陽羨名陶錄

龔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寶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鎏。光采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荑。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三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一藝成名

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莓泉竹。趙良璧黃元占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柱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爐。談氏箋。顧氏繡。張氏爐。洪氏漆。生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吳興薛晉侯銅鏡。歙曹素功製墨。吳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濮謙壬午生。與蒙同庚。嘗贈詩云。滄海茫茫感刧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爲老友。窗前翠竹似閒身。饒予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卜鄰。

物異名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草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隱背爬背也。李鄴侯以松樛枝作隱背。偏提酒器也。見說郛。唐詩亦有用者。護朽見蔵園雜志。滑稽吸酒曲器名。零丁尋人招帖也。剛卯古印佩名。模稜捫搎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遷牛奶柹。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律令雷邊鬼捷與雷同速。見桂苑叢談。藕覆。婦人膝襪。始于楊妃。見致虛雜俎。璘鏭鼊箈也。見女紅餘志。響箭今之匏頭。見宋書。騬馬扇馬。見唐書。柹斫木札也。湖諜。吹唇作聲。觱栗葭管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即笳管。蒸餅即胡餅。並見筆塵。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穎。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尙卿。筆神又曰昌化。瑟曰文鵠。笙曰釆庸。鼓曰迻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俱見致虛雜俎。篦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橘柚。不落爲酒杯。不律爲筆。扶老榔櫪皆杖名。見表異錄。麥光紙栗尾筆。見坡詩。溺器曰夜瀦。見唐人集。逋峭承梁小柱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匹製即今之沓杯。俗名套杯。外大內小。古人不通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曰。餞行三匹製爻閭。今帳房之類。爻木而支。如爻椅之稱。胡牀即交椅。

茗飲源流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僮約。爾雅檟苦荼。荼即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于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又飛燕別傳。后夢見帝賜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有之。又謝安詣陸納。但設茶果。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卯茗菜。非飲茶之謂。開元中。靈巖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在杭州有詩云。詩人偏好事。何苦着薑鹽。未免爲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內廷皆用熬茶。尙有古意。

品酒

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着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著錯水也。屢入篇詠。官京師仿爲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

呼墨露。見査悔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蓋不盡佳。至藏至十年者。味始清洌。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値。次日復來飲。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瀝欄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爲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雨壓麻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

酒祀典

袁石公觴政。八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夫聖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稽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伯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閥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

杯襯之始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于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苕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即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旣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于蜀相。崔大奇之。爲製名而話于賓友。人人以爲便。于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靑鄆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

飲酒戒惡習

俗語云。酒令嚴于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衆奉命唯謹。頫首聽命。恬不爲怪。陳繼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卽是客氣。不然。亦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眞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忼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繼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鍼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怎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繼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敍。小飲。凌寒出門。小飲。衝暑遠馳甚熱。不可遽食。小飲。珍醞不可多得。小飲。眞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飲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罍無卜夜之賓。衢道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卽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猜枚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令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評酒評詩

甲戌春同鄉宴寓齋鬨飲竟一晝夜。歌詠之餘。諧謔同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倘友如廉頗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瀉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冶如橫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衛塡海。每不自量。璜水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倘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與。冰璜如玉卮無當。價値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巖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　戴璐按胡賓南名一鴻。予癸未同年。

四書酒令

辛巳冬舉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查浦輯聞

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即天子聖哲類也。竹垞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即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于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琇實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沉湎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搢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　君子是識　天子建國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達　寒暖燥濕　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肆馬鞭者。手捍內藏一劍。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驎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尚書。有獻鞭者製甚精。拔靶去之。則一鐵簡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城山居新話。

事物原始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卉。見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媧氏作竹笄。赫胥氏作木梳。堯以銅爲笄。周文王作珠翠。又名步搖笄。唐高祖作反綰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見古今注。少康子與作甲。桀造瓦。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豎亥作梢。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云。倕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般是作弓矢。黃帝又作弩。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權。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倕作。皇甫陰作樓。及犂。見魏略。夙沙氏作鹽。帝女儀狄造酒。見戰國策。鯀服牛。又作城。相土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哀侯作御。舜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暐作側楸棋局。見馮鑑續事中。老子作樗蒱。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見後魏李邵序。漢武帝作藏鉤。晉摯衛尉作四維戲紙局

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見天中記。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蒙恬作箏。師摯作箜篌。帝嚳作鼓鞞。又云倕作。女媧氏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云。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黃帝作淸角。女媧氏作笙簧。隨作竽。女媧氏臣。見世本。商辛作塤。蘇成公作篪。見世本。漢時邱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始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鋸鑿。見古史。夏少康爲箕箒。見古史。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俱見古史。公輸般作石磑。倕作銚。見世本。蚩尤作冶。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舂。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詹何作綸鈎及餌。舜作瓦棺土樴。禹作伺風烏。卽相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梳。見炙轂子。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頒其式于天下。又謝宗可集有詠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屝履。見世本。舜妹嫘作畫。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于軒皇。

取燈發燭

京師人擘葦麻梗爲小片。塗硫黃于其末。呼之曰取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爲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又淸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卽焰。呼爲引兒。

靠背別名

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養和卽靠背也。皮襲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廬養和烏龍養和。

虎子

虎子一曰楲窬。窬音豆。漢人以玉爲虎子。

使篙張帆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搶。太白下涇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撐折萬張篙。蓋唐詩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葉子搶風。榜人逆浪。卽折搶之謂。

茶餘客話卷十一

楊克一詩畫

宋楊道孚克一。爲歷陽法曹。遺呂榮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淸賞。一檄呼歸亦可憐。道孚爲張宛邱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

俊。有外家風。即此詩可想見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高士畫之名貴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傳。聞大內藏名駿骨圖。云係高江村所獻。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似大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小隸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宋東楚湯垕字君載。輯畫鑒云。龔聖予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意。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嘗作雲山圖。藁五册傳于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得片紙如得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即凭其背畫馬者。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遷固。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貞洗馬梓陸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龔高士墨鍾馗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棐。皆設色爲之。至龔高士易以深墨。其法仿趙千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書家草聖。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筆。而明吳承恩爲之贊。

龔高士女

宋僧權道衡入市。購漢印一方。酬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請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彼猶此也。相讓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紫坪謂何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

楊元城山居新話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舟覆。翌早獲屍。棺殮焚化。膽大如斗。不能焚。諸君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莫雨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于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

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啟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今淮人尚有兩粥一飯語。

葉公還金記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州。與丹陽束子章訂交。未幾。子章赴沔。以資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讓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束氏子及君讓至。啟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布帛有差。歸之束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王逢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爲淮陰人。國初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又云。前國史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葉高義。爲著還金記。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蘄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誤。平章七薦而書不報。

李陽冰祠碑之神異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藩。忤上官。有詩云。眼中絳灌非吾侶。昔日夔龍憶共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明詩綜采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碑已仆。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請新其祠。召工薙草。獲錢六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工成。

復仇義憤

宋灊溪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爲良善者衆。及鄰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絕類。

楊靖碎珠有四善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欺人。命擊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投獻。以陷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

得珠。因而嘉奬。由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猝然至前不爲動。竟擊碎之。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尙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寃死。明史云。尙書字仲寧。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頽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關曰昭恤院。後卽其墓。久之蕪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爲修整。尋其嗣奉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淸明上塚。必至尙書墓前奠杯酒盂飯。遵中丞之教。三百餘年。

劉美人簪花樓

武宗幸淸江浦過淮。都御史叢蘭總兵官碩世隆迎鑾。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衣簪花鼓吹入城。駐尙書金濂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住三日。遊各寺廟。又偕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州縣等。齊入池爭掖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北行。金尙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朶。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懿簡自警銘

張懿簡鵬爲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于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愼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愼爾止。

嘉靖三狀元之異

沈景倩野獲編紀嘉靖三科狀元之異。辛丑狀元沈坤。歷南祭酒。憂居。倭至。散家貲。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却。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泗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李薦其才兼經略。功收禦侮。起爲北祭酒。爲同鄉故給事應嘉所搆。陷瘐死。淮守范檟迎合成之。人皆以爲寃。其癸丑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皆殞非命。

范檟獲盜

范檟字養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貲甚衆。有大盜某密謀刼王。布黨千餘

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衙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僦居潘氏園以寓孥者。問有傳牌否。曰無有。伺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莊農。曰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伴與飲中挑與鬬。相執縶以來。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輿謁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繫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羣賊遁散。所留孥山東妓也。於是飛檄分省。擒其餘黨。而斃十七人於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衙役繁重。自范蒞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倍師。嘗曰。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爲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勢利婚姻之惡果

嘉靖中。浙東趙祖鵬官翰林。女嫁陸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艷而才。己未淮人丁士美舉狀元喪偶。趙欲妻以女。士美鄙其人。拒不許。時會元蔡茂春慕趙餘。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而薄蔡。既而陸歿。趙亦下獄。蔡由郎署外謫罷歸。始終皆坐贅趙一事不振。蔡歿後趙尚在。盛年以節聞。

老少同榜異夢

王堯載典號龍懷。萬曆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晦卿沈邱交好。謂曰。夜得子。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於室而生。遂名一臨。堯載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云。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裁降地。予已向老。能久待乎。自是每過晦卿。必抱膝呼年兄爲謔。及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爲異。後一臨卒於官。喪歸。堯載尙優游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塗山逸事

夏塗山曰瑚。幼爲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於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於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卽發矣。卽發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爲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爲易一破而去。是秋孫爲同考。得塗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啟丁卯也。至辛未中探花。　戴璐

按孫肇興順治中官工侍。

淮屋詩

淮民編蘆作屋。貧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儼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既歸去。仿爲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蘆屋。縛蘆爲桷椽。磚壁省塗墍。構櫨無刻鐫。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爲屋。嘗恐火誤燃。汶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皆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雷臣晚年信佛

王雷臣燮。晚年頗信佛。日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人贈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銀鉤。蓮花世界非關汝。肯向昆明笑白頭。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後遯入空門。

嘲楊維垣

楊維垣戍淮十九年。善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授小兒祕訣。山陽一秀才夜間續題其左。醫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孔和爲劉澤清所害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殺僞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倡酧。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梧修竹曉沉沉。待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文炤詩

劉雩舫文炤。新樂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闔門殉難。雩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變姓名至淮。居珠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徒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厭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念子凝神久。微陽可共攜。明史孝純劉皇后生母。即雩舫之姑。吳梅村詩。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婿。長兄進徹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開再拜。慟哭高皇靈。寧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存。貧賤合依人。云雩舫避人袁浦。與諸文士往還。有河口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掛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雪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淒然雙淚落三更。

楊太常琴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酉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時大祀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欲楫薦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亂後流寓淮海。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一曰風木悲。為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家世為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帝召至便殿。令彈琴稱善。抱琴逃止故土。主陳碧涵家。時李子變為淮安推官。正經往見。為李上客。李為買宅。又為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鄰近。陳氏每墓祭必置酒澆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也。

王漁洋賞識張虞山詩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為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損甫罷。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邱季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今古調堂集。不載此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半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筍掛山藤。他時遙憶羊求侶。花滿晴龕向日蒸。增韻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為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嵩三學陶靖節

吳嵩三珊。明諸生。聊城令棐孫。●涇陽令安邦季子。●甲申。除夕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子默會其意。會學使至。不試。落諸生籍。遍遊天下。遇名山大川。傷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祕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為嵩三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著述

張性符致中。為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藻方巽若能權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于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板之文極富。精小學。辯證音體。為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恭壽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孱守錄經濟源流雖遙閣隨抄張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弨弧瞉皆知名士。弨即力臣。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音學五書之精審

顧亭林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而

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數四。又得張力臣爲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賓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後李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義門。

玉漁洋徐健菴推重張力臣

力臣博學精詣。嘗摹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辯瘞鶴銘。晚年窮困流離。攜子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其小照云。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五岳曾探岣嶁書。年來雙鬢轉蕭疏。從誰辯得師春字。好爲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灑淚風前誦渭陽。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州。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指力臣也。

茶餘客話卷十二

陳邱兩家年世誼

陳碧涵爲望社名士。專精三禮。淮上治禮經者多從之。與階六黃門台孫爲兄弟。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一日過友書館中。撫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青於藍寒於水。嗣每至館。輒摩弄頭目爲戲。邱即南齋侍講也。越十餘年。同中式爲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陳久困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闈。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敦年誼。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靳周二子

周左台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靳太君壽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醇友謹。吾不如二邱。瓌瑋卓犖。吾不如楊簡林。嶽嶽饒經濟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搆。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靳太君爲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靳周二子之稱。

潘雪帆

先徵君鶴絲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潘雪帆七律最多

傑作。雪帆名問奇。錢塘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霞舉紫嵐劉昭華及徵君爲忘形交。後客死天寧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爲文誌其墓。查二瞻書丹。遺稿甚富。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攜酒奠之。

馬西樵說詩

馬西樵蔡子搆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邕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朗吟一過。即得之矣。天章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乎。大宗喜曰。是不減匡鼎說詩。天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雲外之地。不必蘿薜始易簪纓。一座稱善。西樵纂杜詩分韻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覺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昔之蛛絲馬跡也。乃知前人輯一書。皆具深意。

達官受窘於名士

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嘴。闢綰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一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冒雪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書。據案揮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之。方伯大慚。飲高澹人北墅。題詞一時傳誦。

望社大會淮上

望社諸名士。邀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庠尊經閣。馬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耆英千里至。詩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後。絲管徹高空。

艾東鄉賞識吳太清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公車過淮。士人多以所業請政。概不着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知名士。

星命家謬說

嵇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即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

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爲所紿者四十年矣。

嵇叔子

嵇叔子爲李太虛作閬園影賦數千言。編珠貫玉。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攜示趙洞門開心李叔則明睿各舌撟不下。嵇美鬚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答鈕玉樵書

金道洲人望。令關中長武。答鈕玉樵書云。才到鶉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恭惟執事。粤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毷氉。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于是江邊舴艋。尙插征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旣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于懊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于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羈駢語以飛翰。操丹鉛河工四六。節儒之書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塡在任之逋亡。百刼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峨閶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閒關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遄征。割邠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騷而罷于奔命。歲儉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川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僅夔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裒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里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乃牛後之羞旋至。大似鼓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擘荷包飯。冰無迨泮之時。筒客攜箬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眞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洛。老米三餐。及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藕。偏閒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瘠地。市無兼味。官廚以剪韭爲豐。圃乞嘉蔬。土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餱郎稱珍。蕪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洸洸夜柝。如送鐵撥淸淒。種種顚毛。怕

聽銅琵劈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推匹。胡爲淹滯。尙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于掖梧臺柏之間。局蹐難容。當念我于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援引孟說之謬

李公凱鎧宰鐵嶺。丁憂歸。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閣學。經筵講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爲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況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子守身之嚴可知。今人取與不愼。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高孝子望親廬圖

鹽城宋滋蓭恭貽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圖。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特驄宿遷諸生。甲申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卽相見。察其情狀。卽特驄也。強之歸。生一子尙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尙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鍾吾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同時兩金章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瀉仙人之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今人多誤稱。

辨物志已逸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兩月。徧覓無有知是書者。

文人別號

靳璧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閻再彭號飲牛叟。著眷西堂集。強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冠椰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吉炎大度

李吉炎時謙。初爲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前後疏凡數十上。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起陝西觀察。會饑。出監賑。孤介不名一

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蓬蒿滿庭。咸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屢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迫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篤於友誼

劉六皆官刑曹時。與猗氏衛爾錫既齊同巷交密。衛撫黔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六皆為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家堰。六皆亦返里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衛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詣六皆作身後計。即由袁浦舟至實園。尚能飲酒盡歡。次日竟歿。六皆經紀附身之具甚厚。啓別業為殯堂。哀禮備至。令人增友誼之重。

閻潛邱遺書

閻潛邱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筩。捐館後。家人與計簿混入筩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砆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删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庵嘗手輯潛邱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臠也。附錄于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挂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睹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不崔嵬藏。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勳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

初。擊党項有功。卽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辛巳冬。尙在京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邇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貲隨賂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紀云。頃讀李川父嵩渚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卽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尙未讀潛邱劄錄。故輕訾川父。晚年一見。急劄志之也。又劄記云。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鎭。三爲上公。則益無隱諭之理。

黃梨洲遺書

戴晦夫晟。顧在瞻諟。楊禹江開沅。同受業于黃梨洲門。以古學相勵。南雷文定古文授讀。皆西洮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案。搜羅家藏家集千餘種。嗣從徐崑山假傳是樓藏書。又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爲文海。文海中摘加硃圈以授子百家讀。是謂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瞻少時著陸傳習學錄。頗謗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日一知半解。心粗膽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遍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後生翕然從之。

卞氏園枯枝牡丹

丙子游鹽瀆。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朶。卞進士樂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澠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又嘗臨蒞。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闌。歲久茂盛。每歲開花可百朶。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公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卽二公所植。未可知也。海陵卽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元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還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妾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還信。當再着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

遇赦還。復作詩云。牡丹曾是親手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鹺使奪之去。移之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婉轉取其枯枝植之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有紅有白。以此卜休咎。獨醒雜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崛強猶主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朱定元因禍得福

淮安守朱定元。謹飭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大吏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

鬰梧豪舉

鬰梧字待翁。豪士也。以薦歷官至潞安守。謝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牧令人人不自保。特翁首倡捐貲。即日遣其子倡捐棄田宅。得十萬金。裝三十騾馱至太原。待質各官及囹圄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薦書治行歷。寮寀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

元立上人求父骨歸葬

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官京師。父歿。權厝天津。且死囑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爲僧。得法于平陽畫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瀕海沙衝。不可辨。有里老張姓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磚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術數之奇

丁卯周蓼圃檢討齋。偶爲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撮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御製寶玉詩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改元寶應。今白田縣名本此。一曰黃天符。其製上圓下方。近圓有孔。歲戊辰有得以入貢者。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瑾。雲英靜似腴。截肪安可喻。烝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逢君子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詡天符。

吳山夫輯山陽耆舊詩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峯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耆舊詩二首。其小序云。吾淮詩人漢枚都尉始。其詩卽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爲古詩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乃漢魏唐宋。尙有傳人。自元後無可指名者。明代流傳亦少。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手自抄寫積爲五大册。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字官階。時代先後。間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枚乘陳琳趙嘏張耒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鄉文獻。又得本朝詩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遊置之。至今爲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卽能有成。然藏壑之舟。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心力付之飄風刧火。功未就而罪已莫解。卽得好事者再爲搜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尙書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陽山志叢辨。四朝黃河圖說。删定潛邱劄記。皆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板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册。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次子與紫坪子鍾玫同入學。因得索其遺書。止存二大册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楊幼鳧爲盲女演彈詞

盲女琵琶。明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靑樓。吾鄉楊幼鳧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饑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筠籠饜榼。窮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陳東巖雅量

甲戌上元夜。陳玉盟儀部大復。招集鄉人爲文酒之會。中席一貴郎突至。面目猙獰。語言誕妄。同座皆心惡之。吳南生投箸大嘔。先去。惟陳東巖柱飲啖自若。終席不接一談。旣散。諸君詆訕百出。東巖亦不置一語。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某後選楚令。擢州牧。以貪伏法。

紀淮上園亭

國初郡城園亭。見于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予所知。略識于此。靳璧星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闍半叟眷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養重虞山古調堂。劉勃安昭華綠筠草堂。在騶馬巷。陳階六鷗笑齋。在南市橋。劉僉事訒庵思園簣園中有簣山在萊橋茶巷。閻修齡再彭眷西堂金石庋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庵影閣鷦巢鶴墩在平湖橋。又西爲飲牛草堂。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花廳。在北門內。依綠園在蕭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黃甫及鴻臚蘭巖觀察舫閣止園梅花嶺在蕭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墩。邱曙戒侍講南齋季貞洗馬西軒玉蕊亭。皆爲桐園之一。在西長街。倪天章一草亭張泗水漪園杜首昌湘草綰秀園在湖嘴。有插塵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黃翁谿梅花屋藕塘萬年少溪東村屋在河下。又濕西草堂在北門西岸。馬孝廉西樵清奕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徐動盈橫秋閣高臥堂白賁堂。張力臣符山堂在清江浦。樂六舞曇廬。姜本生凫園。邱且庵東里山莊。張赤岸竹堂。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程徵君水南菰蒲曲在伏龍洞。程爽林孝廉誰莊小人堂。在城東莊外。戴晦夫寤硯齋在西長街。楊棠征南村草堂在府學東。楊廣文棋益大椿樓。博士孝廉景西晴霞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沈厚肇移雲堂。崔鴻臚春水樓。在湖嘴。陳曾餘明經墨莊。瀟碧亭在騶馬巷。吳子通樸山天笠齋海棠屏。陳謂敬淇園。徐日叔北山草堂。劉萬資萬吹兄弟竹素園。頌酒草堂。邊壽民葦閒書屋。蓮葉仙舟。在梁皮橋。陸觀察密菴月湄孫竹民素園。皆在北門內。周徵君白民清來堂。止止齋。在雙刀劉巷。高明經思亭亦愛廬芎圃在丁光橋。先徵君鶴緱先生宅。在新城。宅內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桑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十餘處。又夏雲草堂在東村。藍邱草堂在南莊。先大夫于壬申歲移居城西北隅。家塾東曰詠素齋。西曰七錄齋。爲愚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瓣香書屋詹唄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戴璐按勺湖草堂繪圖徵詩。余賦四律。爲先生所許。補梓。

茶餘客話題詞

吳江楊復吉

凜冽西風雪作冰衡門匏繫望觚稜一編入手雙眸豁剔盡寒窗五夜燈

幾載長安碾轂環素心攸記著名山蒐羅都付如椽筆思在夷堅雜俎間

史才學識擅三長珥筆端宜入玉堂會見洛陽曾紙貴行間薰得馬班香

訪古常停問字車生平癖嗜在虞初漁洋而後君其續苦吮霜毫讀素書

跋

己亥夏余與司寇吾山先生同膺司諫之選先後入臺過從無間每春朝讌集酒邊談論前言往行聽者忘還固未知其有所著述也嗣讀行述有茶餘客話之輯王少林太守亟稱其書今夏從方浦大兄借觀其記前型搜逸事考證典物多有未經人道為說部諸家所不及者為選十二卷梓行是書成于辛卯之前故云文淵閣無其地本朝尙無三元癸巳建閣以及辛丑錢修撰棨及第亦未補錄知此稿固未成之書也且卷中深以正閣日淺不及徧觀庫藏典册為歉昔余科垣夜直恆秉燭繙史錄書盈尺竊與先生有同嗜曾于先生所撰刑部典試題名二書多所校正惜公早騎箕不及參訂客話全書不無遺憾顧方浦負荷念切行將與七錄齋詩文全集合刻流傳嘉惠藝林更樂得而觀厥成焉甲寅上元烏程戴璐跋

先司寇束髮受書卽躭吟咏於書無所不讀所著詩文集如干卷藏于家中歲以後又入直綸閣歷卿垣僦居長安藏書最富手不停披殫心著述與一時賢士大夫遊賓客過從煮茗劇談靡間寒暑凡所得于載籍以逮

聞見所及輒誌之積二十年成茶餘客話三十卷所記自經史及國朝典故淮陰事蹟下及書畫禽魚之類靡不講貫精核獨出己見論斷而折衷之己酉捐館後謹錄收藏版行匪易中心竊負疚焉奉常蔽塘先生爲先司寇臺選同年交好無間今春索閱此書詳加校正欲公同好先選十二卷仿畢昇活字板印行餘卷仍謹藏以待再梓琦愧不能讀父書幸先生精鑒流傳事先司寇賴以不朽而先生敦情古處以及洽溉士林之誼亦足以風世矣爰敬跋于後癸丑小除男鍾琦謹識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刻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麈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綦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書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眞僞第二卷以下斷代爲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爲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闢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一角半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 三册 一元二角

小說考證續編 二册 八角

小說考拾遺 一册 二角半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爲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爲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一元二角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爲深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5027B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三百餘萬言

萬三千餘條

計八千餘面

訂四十八冊

分九十二類

時令 宮苑 帝德 朝貢 禮制 考試 獄訟 選舉 宗教 稱謂 工藝 義俠 謙謹 才辯 容止 師友 經術 方伎 音樂 僕役 乞丐 物品

氣候 第宅 恩遇 外藩 度支 兵刑 吏治 知遇 譏諷 婚姻 風俗 孝友 技勇 廉儉 明智 情感 會黨 文學 迷信 戲劇 奴婢 動物 舟車

地理 園林 巡幸 閹寺 屯漕 戰事 爵秩 隱逸 詼諧 門閥 方言 藎忠 正直 狷介 雅量 疾病 著述 數術 方外 優伶 盜賊 植物 服飾

名勝 祠廟 宮闈 外交 教育 武略 幕僚 諫諍 種族 姓名 農商 敬信 貞烈 豪侈 異稟 喪祭 性理 鑒賞 賭博 娼妓 棍騙 礦物 飲食

每部定價洋十四元

得此一書勝讀筆記數百部

另製木箱一只九角

[illegible]

14